

# 毛焰：轻与重，冰与火（2023）

来自：ARTnews

撰文：王将

毛焰的最新个展在松美术馆呈现，展览标题直接取用了他的名字。两个“毛焰”之间充斥着张力，作为艺术家的毛焰是位肆意生活的隐士，而展题里符号化的“毛焰”则呈现出一种诱人的沉静气息。他是中国当代绘画领域独特的存在。此种独特，并非简单地由本次个展近百件作品所覆盖的超长时间跨度所定义。廿六载固然悠远而漫长，毛焰却在时间的领地里开辟出朝向不同的幽谧小径。每条路径中，观者邂逅到面貌不同的毛焰。“确实是他，而不是别人。”——我们如此笃定的判断源自他打磨了数十年的工作方法。方法，兼备轻与重，蕴含冰与火，它足以使毛焰保持着在变动、偶然以及未知面前的自若坦然。

## 时间：拓扑的质料

展览开篇“时间中的疑问”是策展人崔灿灿的神来之笔。该单元选取了毛焰创作里四枚“切片”，它们是分属于不同时段、并不连续的瞬间，构成策展人所言“证据链”的逻辑起点。时间的拓扑纽结着毛焰不同的创作线索，破除了观看者对于单向度“回顾展”的某种期许，它将思绪引向策展文本里时不时就会抛出的连环设问。时间，也被转译成画作表面的密度、质感，它浸润着画面半透明的表象下颜色层次极其丰富，毛焰尽可能地使每一层颜料轻薄，再渐次地附加、堆积，以此形成了难以测知的丰富色层。其笔触轻微灵动，在时空里融合，消解掉画面中赘余的东西。时间纯化了可见的界面。

创作真切地占据着创作者的生命时间。毛焰推崇缓慢的绘画，因为他已领悟到人自身掌控时间的不能。在他已花费十余年推进的“托马斯”系列里，他让渡给时间以它原本的权能。如此，艺术家便虚空了自我，把自己隐遁起来，甚至贬抑自身，将自己看作纯粹的实施者，由那超越的灵主导着创作。当然，顺时而动的毛焰绝非一位妥协者，近年他似乎颇感紧迫，以至于他轻微地“分裂”出两种状态：主宰和顺从。不过，状态的选择并非单一、极端的。他依然会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一张抽象画，但他想要适当地增加压力感，不止息地做着“加法”。他如同夸父逐日般地追寻时间的尽头，由此，作品永远都处于未完成的时态。毛焰顺从外在的时间，而其主宰的力则向内，探寻着内在经验并且提炼出一套逾越了技巧的语言。

## 肖像：语言的容器

毛焰的肖像画看似是其创作序列里易于被把握、识别的部分。这种题材已被艺术史的话语驯服。肖像画确证了被画者曾经活过，图像抵挡着死亡的侵袭。然而毛焰却对肖像画做了减法，他往往会隐匿掉肖像周围的场景，清空有明显意味的细节元素，反复地描绘同一个对象，描摹范围也缩减至面、颈、胸。形象的重复使观看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仅有的变量，即艺术家对其的处理方式上。他以时间的质料堆叠起有厚度的灰色调，色彩变化随着细致、寇萃的笔触而显得相当微妙，油画被晕染出犹如水墨的质感。形象居于混沌的状态下，无色无味、无声无息，仿佛要消隐在氤氲的水汽中。

肖像游移不定，它与环境的边界逐渐含混。“容器”里的所指被抽空，且有意地留有空缺。毛焰走向的“肖像传统的反题”不是任何其他风格或技法，而是语言，是他独创的、自我提炼的词汇和语法。至此，毛焰的“肖像”就要加上引号了，其颠覆性和辨识度正体现在语言层面。构建语言的过程，是他处理语言和自身关系的过程更是剖入内部、进行自我认知的过程。内在的心理要素发酵，精袖性的变化最终决定了他语言的质地。“肖像”在整个展览内，首尾呼应。开篇由肖像而起，尾声则重返“肖像”。在一番减法之后，毛焰近年的“当像”转而运用起了加法和他正在推进的抽象有机结合。语言，组织起了尚不那么稳定的新秩序，结构出“语境”。

### 古典：神弈的光晕

毛焰 2010 年前往苏格兰驻留，期间创作的苏格兰系列仍为肖像，但他穿上了“古典”外衣扮演成一位历史中的当像画家。被画者同样扮演着古典绘画系统里的经典角色，毛焰画出他们身着的服饰，刻画他们面部夸张的神情，在构图上绘制出椭圆状的镜框。然而，此种古典并非要复古，毛焰想要休憩，想要从既定的、一成不变、紧绷的语言内逃逸。所以，扮演乃是一种假装，古典外表之下是当代的荒诞不经。“扮演”允许毛焰脱离他自己为自己预设下的限制，所谓的古典反倒解开了语言重力的束缚，画面恢复了多样的色彩，笔触迸发出感性的力道，用笔一气呵成。

对于毛焰而言，古典是挥之不去的情结。他对古典大师推崇备至，向他们学习是理想，亦为他投身创作的原初动力。因此，与其说他的“闪回是寻求语言突破的行动，不如说他借助神弈的光晕、对古典的冥想在画中释放性格里受到抑制的成分。展览“静之物”单元有一幅《献给戈雅的鱼头》，毛焰仍使用着单色系，但他加大了光影对比，指涉杀戮的情境充满暴力一一以此呼应着戈雅夜幕下的屠杀。这张“静物”绝非毛焰作品里难以被归类的内容。恰恰相反，它是稳定的锚点。基于此，我们才能“历史地”观看“虚无的画作，剖入艺术家激荡的心灵世界。

### 抽象：具象的意志

“对象离开感官越远，想象力就越是更大的节制，同时又更为持久地和一贯地发挥它的作用。”数个世纪前，康德曾如此写道。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切入理解毛焰 2015 年以来的抽象实验。这与他已为人熟知的具象创作形成了巨大反差，外界很容易断章取义地将其视为始料未及的“背叛”探索抽象是毛焰强加给自己的指令，他冒险地进入这个从未涉及的领域。所绘制的对象脱离了感官惯性所依赖的那种明晰，而在此之后，受潜意识辖制的感官却复归了。毛焰的抽象不再以外在的对象为基本，他开始旷日持久地捕捉着头脑中易逝的感知和意识。抽象，亦是语言的容器。那些圆、线、颗粒、锯齿、光痕组成了密码，语言增强着抽象的密度。

意志涌动着，它意图开辟绘画新的可能性。抽象变为一项从容不迫的训练，其过程严密繁琐，需要精心地谋划布局，以求步步为营。毛焰的抽象拒斥一丝一毫的装饰性，它的深处存有艺术家对时代、现实的感受。但是，他却从不愿用艺术强行实施观念的灌输。毛焰的好友、身为诗人的韩东将此种抽象命名为“具体的抽象”，正如毛焰自述道：“我只是借用了抽象的形式而已。从最开始勾一个圆，到后来切割、施色，再到反复地晕染，增加变化。其实我的每一笔都是非常具体的。”在毛焰的近期创作中，抽象、“肖像”一一语言里的“破”与“立”合而为一。

抽象的图式化作肖像空间里的异质物，它们是一些灌注了意志的形式：托马斯肖像后漂浮的圆形犹如心理的孔洞或屏面，弘一法师圆寂场景上方黑色方块是凝结的“空”，亦如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赫然临在。

### 轻与重：临渊的叹息

展览单辟空间陈列毛焰未曾对外展示的纸本作品以及他的静物与风景画。策展脉络上，它们被看成是另一种“肖像”或理解肖像的通路。确切地说，它们是物像——是艺术史里经典的酸头是沙发上的墨水罐，是窗外的夜景。日常生活里的一瞥经过艺术家的手成为了持久凝视的对象物像私密、生动，策展人将它们唤做“眼前跃然的实相”，同时它们也是“酝酿已久的心相”这些“轻”简单随性，去除了刻意之处，它们引导着毛焰，他不必驾驭，而是顺从它们。轻与重应当在此倒过来，可见的显得轻，而那不可见的才是重的。所以，看上去是才情“边角料”的“轻”绝非理解毛焰艺术的辅助。

轻与重，这个悠远的隐喻源自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意为匆忙且缓慢。快则轻，慢则重，轻意味着毛焰思想的自由，重则指向他脚下依托着的思想土壤。重负在持续的实践中变为不过度证明自己的轻盈。轻与重的平衡，一边抵御着空虚，一边也警惕着意义解读的侵蚀。毛焰依然保有克制，因着他的信念，那些“轻与重”留下形象的轮廓。绘画性诉诸于长期经验积累所形成的手感，语言的质地愈发趋向于诗。灵魂，在画布上的叹息。这属灵的叹息不是哀叹，它是慰藉，是动力。它推动着毛焰在抵临某个深渊边缘之时，重新思索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至此，他的艺术不再纠结于具象抑或抽象，他能沉淀下来，不拒斥变动和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展览“毛焰”恰是毛焰新的开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qMhUMTdlGjVlIXUJJiA>